

燕南园里访叶朗



久闻美学家叶朗先生大名，得见真容，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叶朗先生是知名文化学者，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艺术学系、宗教学系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对于燕南园，我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实。手拿写有门牌号码的小纸条，像个迷路的书童一般，一路探寻。步入燕南园，但见绿树成荫，草坪茵茵，园中有院，山石相迎，真使人疑心是到了江南某地的郊外。

燕南楼56号现为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也是叶朗先生办公的地方。院里有槐树、枫树、樱花树，还有很多花：牡丹、芍药、白桃花、玉兰、海棠花……靠近房屋处植有许多绿竹。牡丹的高贵，芍药的热烈，海棠的蓬勃以及芭蕉的清雅，使整个院子时时弥漫着生机和活力。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庄重、大气。室内走廊覆有透明的玻璃地板，地板下可看数尾红鲤鱼在水中游弋。天井上方为弧形玻璃罩，因此采光极好，使室内不开灯也显得很明亮。室内摆设均为红木家具，书桌、画桌、会议桌、圆椅、方椅、屏风等一应俱全。书柜上整齐地摆放着《道藏》《乾隆大藏经》《全宋文》等成套图书。

我去拜访的时候，叶朗先生刚从洛阳龙门石窟特窟看经寺参观返京。看经寺的罗汉极有特色，多少年一直未对公众开放。“这些罗汉像让我很受启发，倘有机会，我想做一些研究。”叶朗说。

叶朗名如其人，他性格爽朗，身体健朗。虽已年近八旬，然面色红润，精神饱满，说话中气十足。叶先生老家浙江衢州，和我的老家金华毗邻，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合并为一个行政区。聊起关于家乡的话题，叶朗显得很动情。他说，因为工作关系，他已有好多年没回衢州了。几年前衢州一中校庆时回去过一趟，也是来去匆匆，因为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一些国家级的学术课题，都有严格的时间计划，需要先生亲力亲为。

去年夏天，我有幸从北大一位老师处借得一本名为《美在意象》的书，该书共55万余字，是叶朗半个世纪以来美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因为厚达500多页，不方便携带。干脆置于家中餐桌右侧之橱柜，成了我们一家人的餐后必读书。因此，我与叶朗先生虽是初见，但并不陌生，话题多围绕他的美学理念而展开。

吴重生

叶朗和国内学者界的朋友一起，用了25年时间，编写出版了关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三大套书。一套是《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收录自先秦至近代的具有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重要论著和文章，涉及哲学、宗教、音乐、舞蹈、诗歌、书法、绘画、散文、小说、戏曲、园林、建筑、工艺、服饰、民俗、收藏等广泛领域，依据可靠版



叶朗近照

本，加以精心校勘和注释，共10卷19册，约1100万字。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座巨型思想库、资料库。一套是《中国美学通史》，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通史共8卷，350万字。一套是《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关于读书，我们总是强调两点。一方面说书对我们的恩赐，于是把书当成神一样地供奉和“膜拜”，进而少了温度，以致对书籍是敬畏有加，亲近不够。另一方面总是关注读书的目的性，让读书成了一种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达到既定目标的方式与途径。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性地读。于是问题就来了，那些书我们不喜欢。

杨绛在《读书苦乐》中写道：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

读书好似串门儿

王帅

型的书就读什么类型的，不想读了，随时可以作罢。所以书不是我们供奉的神，而是我们学习的圣。神是接近天空的，而圣是接近大地的，是雨过之后的泥土味道，是风过之后的温暖尘香。

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巨作，共7卷，320万字。

“我个人只做了倡议和一些组织的工作，这三大工程是全国学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站在煌煌巨著的面前，“总编纂”叶朗谦虚地说。他治学严谨，惜时如金。每天7时起床，晚上11时休息，几乎全天都在工作。

1990年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为使工程顺利完成，他分别给100多位学者写信，诚邀他们加盟，每一封信都是叶朗先生手书，信纸上仿佛凝聚着他的体温 and 目光。受其真诚感召，学者们纷纷回信，表达赞赏和参与之意。于是叶朗再次给他们写信，敲定具体的细节，明确各自的分工，光约稿信就写了500多封。还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加工和删改。

燕南园里有许多名人故居，都是独门独院，各有天地。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冯友兰、向达、翦伯赞、朱光潜、侯仁之等大家都曾栖居于此。如今，叶朗先生选择在此举办美学沙龙。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沈鹏、欧阳中石在内的各路名家都曾应邀来此，讨论艺术、科学、哲学、文化等各种话题。当时也，名家云集于院中，发表真知灼见于堂上，颇有兰亭雅集之遗风。

临别，叶朗先生取出两本书来，在扉页上认认真真地写下“叶朗奉赠”。一本是由李岚清先生作序、叶朗与朱良志教授合著的《中国文化读本》，还有一本是《文章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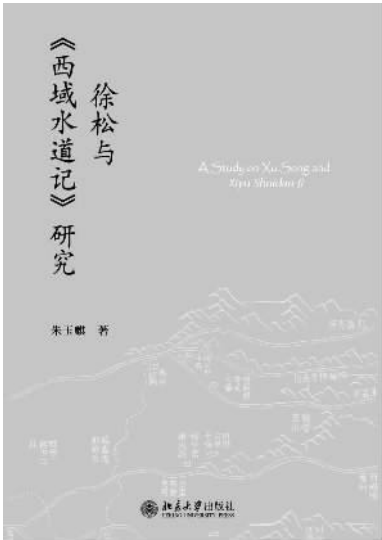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读本》出版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笔致信叶朗：“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介绍中国文化的力作。通过丰富翔实生动的材料，吸引世界人民把目光投向中国。对这本书的出版谨致祝贺……”《文章选读》以收录国内现当代作者的文章为主，共计77篇，涵盖古今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名家名作，代表了世界经典文章的最高水平，每篇文章后都有叶朗的评注。被誉为“21世纪的《昭明文选》”“今文观止”。

中秋节前两天，我再访叶朗先生。叶先生告诉我，《中国文化读本》自2008年问世以来，已先后出版英文、韩文、阿拉伯文、日文、俄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等8个语种的译本。而其中文版本已重印20余次。叶朗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翻译是个大问题。《中国文化读本》的翻译就动用了方方面面的力量。

叶朗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境界，就意味着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告别燕南园56号，不经意间，见叶朗先生站在院门口微笑着向我挥手，那紫红色的T恤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这天北京的天气真好，阳光明媚而温暖。

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

这种说法让读书多了随意性和选择性。既然是“串门儿”，就可以不必思考到谁家去，什么时候去，而且还可以东家进西家出。这就说明读书是随性的，想读就读，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想读什么类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

奠定了考察基础，开创了清代的西北舆地之学。其中《西域水道记》更拥有崇高的地位。

《西域水道记》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创造性地将西域河流归为11个水系，体例上模仿《水经注》，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其流经地区的建制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站在前无古人的高度，对新疆乃至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政治人事变迁作了纵横有致、清晰全面的描述。

《西域水道记》甫一问世，就备受青睐。清末王树楠等人修纂新疆建省后第一部全省通志——《新疆图志》时，广泛征引该书的记载。后来俄罗斯的克列缅茨(D.A. Klementz)吐鲁番考察团、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 Pelliot)的西域探险，都将此书作为向导。

但《西域水道记》在当代的研究格局中遇冷。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继《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的整理后，十年一剑，又出新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出色地弥补了这种缺憾。

《研究》以考察深入见长，其深在对历史细节穷追本末，其广在对历史背景爬梳剔抉。作者利用嘉庆上谕档、仁宗实录、军机处档案等文献，使徐松造戌案各个环节如锥画沙、

从顾恺之到张彦远

王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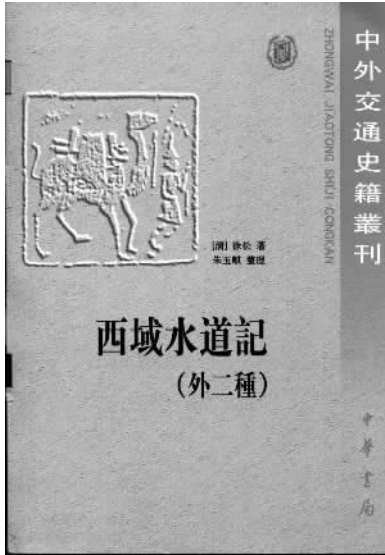
中国画的历史源远流长，不仅历代都有佳作，而且有很多成熟绘画理论。

最早写画论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顾恺之，字长康，无锡人。此人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心性纯净，兴趣多多，洋溢着艺术家的气质。时人问他会稽山水怎么样，顾恺之兴奋地说：“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好像云兴霞蔚。”活脱脱一个年轻诗人的情貌。顾恺之吃甘蔗，总是从顶部先吃。有人感到奇怪，他说：“渐入佳境。”意思是越吃越甜。顾恺之绘画神妙，谢安非常器重他，认为自古以来还没有人像他这样。顾恺之曾经绘裴楷肖像，在脸颊上加上3根毛，观看的人觉得神情特别美。顾恺之特别相信各种小法术。有人曾经用一片柳叶骗他说：“这是蝉用来遮蔽自身的，拿来遮蔽自己，别人就看不见你。”顾恺之就拿柳叶遮蔽自己，并且相信别人没有看见自己，非常珍爱那片叶子。

顾恺之对中国画的贡献，一是他的作品，二是他的画论。《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都是他的作品。可惜原作已经流失，现存的都是后人摹本。顾恺之在《画论》中提出形神论，即绘画不仅要形似，还要神似，后者才是画家应当追求的艺术圭臬。他认为：凡画，人物最难，其次是山水，再次是狗和马；至于亭台、楼阁之类，都有固定的形态，虽然画起来也不容易，但易见成效，不一定要靠“迁想妙得”获得。顾恺之评论了当时传世的重要作品，一一点出长短。比如，《嵇轻车诗》中所画的啸人确实像人在咆哮，但其憔悴的容颜与嵇康本人的性情不相符。试想，名噪一时的钟会（大书法家钟繇的次子，后来率军灭了蜀国）前往拜会，嵇康都不屑理睬。后来嵇康被钟会等人陷害，临就义前神态自若，唯一的要求是弹奏一曲广陵散，这样的人的灵性不能用咆哮的样子去表现。

顾恺之强调的形神论，对中国画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后来的绘画理论著作，如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大体上都秉承了顾长康的基调。南齐的谢赫在其《画品》中提出判别绘画优劣的“六法”，丰富了中国画的理论。“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概括进去了。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今人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也论及这段文字，他认为应作如下读法，方才符合谢赫原意与古文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句读虽有不同，意思是差不多的。

张彦远，字爱宾，蒲州（今山西临猗县）人，出身宰相世家，学问渊博，擅长书画，官至大理卿。张家几代人都承继了南朝重鉴赏收藏的传统，充分了解前人的绘画成就。如果不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历史上的许多名作和有关绘画的论述，今人都无法得知。书中还有他独到的见解。不过，《历代名画记》中缺少北朝绘画的史料，因而给后世造成唯有南朝才发展了绘画艺术的错觉。即便如此，《历代名画记》依然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史，在中国绘画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



徐松画像

成《新疆识略》、“西域三种”（《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

历历在目。又利用道光时期的史书、实录、档案，结合众多的笔记、别集、信札、学术著作等文献，将徐松置于极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勾勒出徐松的交游情况，显示出学术史研究的宏大气象。在“西域梵经石在清代的发现与研究”一节中，朱玉麒由徐松在书中的记载，联系到当代尼勒克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可谓博古通今；再由徐松将梵经石琢砚馈赠予友人陈善，联系到陈善南下杭州后，东轩吟社对梵经石的反复题咏，可谓出入文史；又由在网上追索梵经石之砚的拓片图像，到最终东渡日本目验真宝，可谓文献与调研并重，终将梵经石的过去和现在明白地剖析出来。

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思想风行天下，从徐松对俄罗斯地理历史的详尽记录，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塞防危机意识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而《研究》一书出版在当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发展的起步时期，既是作者学术积累的必然，也显示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新疆乃至丝路历史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期待。

从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到朱玉麒的《研究》，正像百年老树上绽放出新的花朵，学术接力的这种现象，让我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了更多的期盼。

第五届中日出版交流会在东京召开

由中国环球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和日本侨报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日出版友好交流会”，9月在东京召开。本届交流会的主题为“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关于中日出版界交流和改善两国关系的思考”。由言实出版社王昕朋社长为团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机关服务局副局长任惠灵为副团长的中国出版界访日代表团一行、日本出版界等各界人士共160人出席了本届交流会。任惠灵致辞说，希望通过中日出版界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对方国家的好书，以此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段躍中）

《中国速度——中国高铁发展纪实》在京首发

由王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中国高铁发展纪实》，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同时出版发行。该书以详实的资料、丰富的人物访谈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清晰描绘了中国高铁复杂曲折的发展轨迹，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首部向海外读者全景式再现中国高铁发展历程、权威解读中国高铁的拓荒式作品。全书图文并茂，彰显了中国高铁的魅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高铁的关注，对推动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技术、中国工程和中国创造走出去，将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严冰）

《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蓝图》出版

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中国加速推进。为此，中国金融出版社近日发行了《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蓝图》一书。《蓝图》以信用信息统计、分析、使用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提出体制机制建设构想；把信用教育视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本书作者、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表示，《蓝图》创作的动力源于责任与发展价值观。把中国人在评级领域创造的智慧贡献给世界，就必须按照研究规律，发现逻辑、构建理论、设计模式。（潘旭涛 雷龚鸣）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书影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推进，清代学者徐松和他的《西域水道记》自然进入我们的视野。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25岁以殿试二甲第一名高中进士，不久授翰林编修，负责编修《全唐文》。他利用新出碑志和《永乐大典》等大内秘笈，以精深的史识和考据功力，辑录了如《河南志》《宋会要》《中兴礼书》等重要的唐宋典籍，并开始了考据学力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的撰著，奠定了他作为清代朴学流派——乾嘉学派后期中坚的地位。

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奖赏，而立之年出任湖南学政。但不久，因刻印《经文试帖新编》令生童购买得利一事，遭戍伊犁。“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先生（徐松）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驛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龙万育序）将近8年的流放生涯，为他完